

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

呂實強

懼（一八六〇——一八九八）

本文爲本人撰寫「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反教言論分析」的一部分，其中「反教方法的倡議」，已經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刊出；「晚清中國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義理的關斥」，亦已在本學報第二期刊出。本文之中，亦有若干於十餘年前個人所寫專書「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中，有所論列，惟當時因限於體例章法及該書所截止之時間，未能對此類有關言論，全面加以敘論。今乃加以補充，並作更爲廣泛的檢討分析

（一）

基督教在華傳教，被國人認爲與帝國主義侵略密切關連，誠爲極其不幸之事。但當時知識分子之所以有此種感覺，亦並非無因。開放與保護傳教，既由外人用武力所獲得，即促使和保證此類條款的施行，也往往依恃其砲艦政策。再加上列強對中國的侵逼日亟，與許多亞非國家遭受凌夷，一般知識分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的目的產生懷疑與恐懼，也遂難以避免了。惟就他們所列表的事證，與所作的推斷而言，往往顯有過甚之辭，不够客觀與謹嚴。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於天津、北京條約甫經施行，侍講學士殷兆鏞卽於其奏章中，提出警告說：

傳教一節，……大率惑世誣民，隱蓄異志。不然，彼國尊天主，自行其教可耳，何必游歷各省，僕僕不憚煩苦若是。……彼知輿地廣輪之數，山川阨塞之形，兵衛之強弱，壤地之肥瘠，到處交結豪俠，賑恤貧窮，爲收拾人心計，該逆蠶食海外小國，皆用此法，有明徵也。（註一）

同治初，王炳燮檢討英法聯軍之役的結果，認爲英法軍雖然攻陷天津，佔領北京，却不敢長期駐紮，作佔領之圖，主要是恐怕中

國廣大的民衆起而與之爲難。於是乃「要爲盟約，以通商廣取中國之財利，即以傳教陰結中國之人心」。他指出：

夫國家治安天下，以固人心爲本，豈容他國之人陰爲邀結。今既准其傳教，愚民無知，易受籠絡，一入其教，則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國法矣！此其動搖邦本，害之一也。（註二）

另外，他尙就中國鄰近亞洲各邦國所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情況，加以說明，而後提出論斷。他說：

傳教一事，……英法吞噬海外，率用此謀。一行其技於噶囉吧（瓜哇），再逞其技於呂宋（菲律賓），又幾售其技於日本，又大肆其技於印度。今試思各口通商以來，腹地之脂膏被嚼吸者幾何？直省之民人被誘結者幾何？極英法之狡謀，不幾欲使我至於民財盡竭，民志盡攜而後已哉。（註三）

湖南闖省公檄中，也表示了與王氏相似的看法。謂：

（基督教）當日行之利末亞洲（非洲），而利末亞洲爲其所屠矣！行之印度，而印度爲其所併矣！行之日本，而日本爲其所亂矣！我中華之庶富，千百倍於諸夷，彼心涎已久。今茲之來，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可知者也。不亟防維驅除，將數千年衣冠禮義之邦，一旦易爲獠獠狃狃之域，大可恨也。（註四）

稍後，滬上名士蔣敦復，與同光間以關心國事，諳識時務，先後曾任曾國藩、李鴻章幕僚的薛福成，也都對此一方面加以強調。蔣敦復於其「擬致英使臣威妥瑪書」中表示：

西人必欲行其教於中國，其用意蓋有在矣！中國之人未有信從也，彼固知之。是其術焉，佈小惠，使鑿其口腹，行小善，使震其耳目，從而誘之。以美福厚報，使迷惑其心志，變易其肺肝，溺焉不返，不顧利害生死，惟吾說之是從。天下無事，或伏於莽，一旦有事，入吾教者，皆會合響應，使而叛其長上。嗚呼！是禍中國也。（註五）

薛福成則於其上李鴻章信中謂：

中國（民教）之釁，何時而弭？雖然多事，猶中國之幸也。何也？以民之未盡變於夷也。竊恐數十年後，耳目濡染，漸不之怪，則附之者日益多。彼洋人斂中國之財，啗中國之民，卽率中國之民，啓中國之變。膠固盤結，踞我堂奧，矚瑕伺會，森

迅雲合以起，而洋人糾羣國以制其弊，雖有聖人，不能爲之謀矣！英法諸國之遠關疆圉，蠶食西土，大率用此術耳。（註六）同治十二年，四川黔江縣士紳，反對天主教士在該縣佈道，爲激起社會大眾之同仇敵愾，有人假名「大法國使臣」名義，撰寫告示，曉諭中國百姓。文中說：

照得天下原屬公器，並非一朝之私業。茲以天下紛紛，英雄共興義舉。清朝德薄，已失各省。我國奉天承命，分遣使臣乘時圖治。清朝再三講和，請其先行傳教，隨後擇吉禪位。我國王以仁義治天下，不肯受爭奪之名。於是准所請，是以王畿重地，已讓我國使臣住守，矧在外各省，尙敢逆天行事，與我國爭此土哉，不料黔邑紳民，愚頑已極，不識時務，敢與我國抗衡，招集寥寥鄉團，竟欲驅逐我國在黔差員出境。是蓋孩童氣習，若卵與石鬥，自取滅亡耳。何其無知已極，如此猛浪。何不將上年酉陽一帶設立教堂，後被白號打毀，殃及酉陽官紳償命賠銀一事，爾等不思之極。（註七）

此一示諭，其目的雖在於激起百姓反教，但也頗能反映出黔江士紳對於外力進逼與外國教士深入內地，政府無力抵阻，與國家前途的憂慮與恐懼。

光緒年間，此種憂懼，隨外力入侵的增進，日趨加重，至於逐漸將侵略與開拓傳教，幾乎混爲一體。光緒元年，可能是由於雲南馬嘉理（Angustus R. Margary）事件的刺激，四川再度盛傳反教揭帖，其中將國運興衰與傳教一事，相提並論。揭帖中說：

洋人本是夷戎，百姓何必癡貪，天下只有大漢，那有外國長綿。而今大清衰阨，朝中那有良元。洋匪中華侵犯，不久干戈動。玄。勸衆休投邪教，高堂奉祖爲先。（註八）

光緒六七年間，法教士富於道在廣西省太平、南寧、泗城等府屬各地往來傳教，多方設法購買房地設立教堂。各該地紳民，羣起反對，於上地方官呈中稱：

法人詭計多端，已佔據越南濱海各省，復在該國北圻各省建樓設堂，勢將吞併全越，逼處內地。凡建教堂之處，多係招集匪人，不容里鄰過問。現欲於南太等府建堂傳教，必得裏外勾通，蠶蝕爲害，不可不防。（註九）

八年，因法國教士堅持欲在廣西若干重要府會，取得土地建立教堂，總署與桂撫不得已而允派委員協助其取得一二處，以爲應付。當委員抵達貴縣，城廂內外紳耆副貢生潘占鰲等六十九人，聯名呈稟反對。到處張示揭帖，謂「洋人貪得無厭，直欲侵佔貴縣城池，據爲己有」。(註十)至於地方紳民「每見委員勸諭建堂，輒以漢奸目之」。(註十一)

中法戰爭發生後，國人對法國教士自更增加痛恨。光緒十年，各地發佈反教的揭帖告白，多將法人侵略中國藩屬或疆土一項列入。蕪湖「閩邑同人告白」，言「聞閩江戰事，皆因教民暗通消息，私濟運糧，爲法賊內應，以致我國大敗」。(註十二)鎮江出現之「閱世人告白」，亦云「法人不布仁義，尙恃強暴，結怨四鄰，人神共嫉。今背前盟，遠涉重洋，虛張聲(勢)，兵稀糧鮮，難以爲繼。縱依炮火，一時烽烟。而我兵以逸待勞，尙治有法，對壘一戰，立望披靡。所可慮者，該堂佈置四方，誘集匪人，一爲聲援，禍生不測」。(註十三)在廣東，有人將十年前曾流行於四川省的所謂「張之洞奏稿」重刻印行；並有人再撰「張樹聲(兩廣總督)、彭玉麟(兵部尙書督辦軍務)、倪文蔚(廣西巡撫)之合奏稿」，內容亦爲痛斥外人侵略，與基督教之爲害，至使二十餘州廳縣屬，發生教案。(註十四)

光緒十二年，重慶紳民反對英、美教士在府城鄰近地區建立房屋，至於引發打教，且波及鄰近地區。其中士民趙忠勗等二十四人聯名所上給地方官的稟文中說：

全蜀爲天下要區，重慶尤全蜀重鎮。歷觀前代，全蜀安則天下安，重慶安則全蜀安。而重慶之安多危少者，以有險可恃耳。……今洋人已於第一扼要之鵝項頸及南岸亮風壩、叢樹牌三處，大興石工，名起天主堂，實與修阨塞設嚴關無異。並聞伊於銅鑼峽最高處，亦同時並營。以致人心惶惶，羣疑大起。(註十五)

重慶府十四屬廩生、教習、職員及文武生董彭開榜等五十人，在聯名稟文之中，更謂：

迺各洋人陰肆狼貪，隱懷蠶食，得步進伍，據要地以瞰全渝，銜指吞摩，扼佛關而思重閉。銅鑼峽固爲前門鎖鑰，鵝項頸尤係後路咽喉。南岸之叢樹牌、亮風壩皆係三巴保障。……奪茲形勢，各隘均歸把握，同時備竭經營。山占其顛，可屯兵甲，牆皆有隙，無異砲台。本分途犄角之謀，爲高屋建瓴之計。(註十六)

此外，在紳民所示的揭帖中，並涉及川東主教顧巴德（Mgr Coupat）居室服飾逾制，謂顧主教在其座堂之內，建立中國宮殿式屋宇，外用黃色屋瓦，時常穿著黃色衣袍，遂聯想到可能有侵略的野心或陰謀。因而於揭帖中說：

更願有志男兒，一齊出力相幫。倘若遲了一月，他的軍火便強。他船到了夔府，爵爺阻擋急忙。軍火如到重慶，我們百姓遭殃。他想奪了大國，私造黃緞衣裳。各事安頓齊備，暗修永愛寶堂。面上覆蓋黃瓦，胆敢上殿稱王。（註十七）

如此種種，均可看出，即使在廣西、四川等內陸之地區，紳民也已經將傳教與外人入侵，視爲一體。

在北方，山東兗州一帶，於光緒十三年，亦因法教士購地建堂之事，紳民起而堅決反對。其中一項標題爲「東魯義士驅逐洋教檄文」，更顯示出他們對傳教目的的憂慮。他們認爲基督教在中國傳佈，其危害中國，尤過於五胡、遼金。檄文中指出：

入教後，有事即以教民爲兵，逼令捐輸金銀，充其兵餉，並驅令衝擋頭陣，使我中國人自相殘殺。既以此術佔據印度、暹羅、緬甸、金邊等國，而越南爲近年之事。征兵索餉，殘害生靈，據其疆土，人所共見共聞。嗟乎，愚民無知，受其蠱惑，祇知有利，不知有害，豈知其教以利爲餌，迨入其牢籠，奸淫斬殺，任其所爲，欲自拔而不能，其禍爲生民以來所未有。其事爲凡有血氣所痛恨，而其恥尤非五胡亂華、遼金弱宋所可比也。（註十八）

繼而，檄文中盛稱劉永福的驍勇善戰，奮舉義旗，協助越南對抗法人，斬殺其高級軍官李威利等數十人，陣斃其士兵三四萬，英風駿烈，中外共仰。並稱道馮子材、蘇元春等之能相互配合，大敗法軍。以此爲對一般社會大眾的激勵鼓舞。

光緒中期，兩湖及長江流域，到處流傳反教文書，而湖南道員周漢與其友人，尤爲編撰此類文書的主要人物。光緒十六七年間，一篇標題爲「越南陪臣貢言」的揭帖，以越南官員黎忠、莫式兩人的名義發佈。文中就越南遭受法人侵略以至滅亡，及其與傳教之關係，沈痛的向中國官紳士民加以說明，並提出忠告，揭帖中說：

敬勸中華，快防豬鬼（此一時期許多反教揭帖文件之中，稱天主教爲天豬叫，稱外人爲鬼）。小國不幸，大受豬累。祇爲當初，不疑鬼詭，所傳豬叫，優容奸宄。以致良民，生毛長尾。天地君親，忍心謗誹，聖賢仙佛，昧良傷毀。惟鬼是從，見豬則號。鬼賊一到，畔主降彼，鬼賊外攻，裏則叫匪。一國作亂，四郊多壘。險遭不測，至今追悔。所望中華，覆車是揣，莫

准豬叫，豬謀不軌。（註十九）

周漢等所發佈的文告「擎天柱」——寧鄉等州縣舉人、副榜、貢生等八人上總理衙門公稟，則云：

諸島君臣士庶，有稍識倫常者，概不從此豬教，拜此豬精。惟謀奪鄰國疆土，則必借此為煽惑民心，勾結內奸之勝策。歷來各小島遭強鄰吞噬者，莫不由斯，不勝枚舉。考之書，訪之人，一一吻合，洞然無疑。危哉，島夷之用心陰賊險狠，乃至於此。是不特借傳教陷害我大清民人，直欲借傳教窺竊我大清社稷也。不食其肉，恨奚可雪哉！（註廿）

另一篇標題為「鬼叫該死」的文告，則將傳教與鴉片烟，同列為外人侵略中國的手段，但兩害相較，前者更過於後者。文中解釋說：

各國鬼王想謀中國江山，特製耶片烟來剝中國銀錢，害中國的性命。中國已經上了當，弄的地方也窮苦了，百姓也傷殘了。但祇一宗，中國的人個個恨鬼，是無奈人何。鬼王又想出奸計，假說是勸人行善，要到中國來起鬼堂，行鬼叫，中國中了姦計，欠了一著提防。及把鬼堂一起，鬼王分派一夥鬼叫頭，名色不一，到處煽惑。又把些銀錢買結中國一夥亡八婊子光棍痞子，豬一樣的人，就進了那天豬鬼叫。……好裏應外合，謀中國的江山。（註廿一）

甲午戰後，列強窺伺進逼更亟，割地賠款之後，繼之以港灣的租借，勢力範圍的劃分，中國已經岌岌可危。一般知識分子不僅將傳教與侵略，聯想為一體，其內心悲憤的程度，也大為增漲。川省文人為余棟臣所作的反教檄文中，沈痛而激昂的表示：

今洋人者，海泊通商，耶穌傳教，奪小民農桑之生計，廢大聖君臣父子之倫，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蕩人心。自道光迄今，其焰愈張，其勢愈暴。由是奸淫我婦女，煽惑我人民，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佔據我都會，巧取我銀錢。小兒視若瓜菓，國債重於邱山。焚我春（夏）宮，滅我屬國，既佔上海，又割台灣，膠州強立埠，國土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橫，未有甚於今日者！（註廿二）

余氏的另一篇文告，也同樣的將反教與對抗外人相聯結。上海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駐重慶的記者，曾經將其摘要報導：

基督徒是他的死敵，他已決定爲自己而行動。此外，他的國家不是正遭受外來犬羊吞併的危險，他將於其故鄉遭受危難之時加以援手。他的愛國心堅強持久而非一時的。他已經召集了他足以倚信的追隨者——他們曾宣誓爲國家雪恥復仇。（註廿三）余氏本人不過爲一挑販煤炭工人出身，其所以能領導一項大規模的打教運動，蔓延及於三十餘州廳縣，影響及於鄰近的湖北湖南兩省，若干知識分子爲其撰寫的此類強調外人侵略與傳教一致的文告，自有相當的關係。

此外，一向被中外人士視爲反教文件編刊最主要的地區湖南省，自光緒二十年後，所流傳出的反教文書，幾乎已經不容易看到對教義或道理方面辨析批駁的語句，主要的內容，多偏向於列舉外人侵略的事實，強調國家的危急，與建議如何與之對抗。光緒二十四年，周漢所發佈的「大清臣子周孔徒遺囑」，雖疾呼號召清除「猪叫」，但大部篇幅都用爲闡明如何對付入侵之外人，特別是屬於戰爭策略與戰鬥技術方面。（註廿四）一篇標題爲「湖南通省紳耆士庶公啓」的文件，開始即謂：「嗚呼！我大清皇帝被洋人欺辱極矣！我中國百姓被洋人謀害極矣！」而後方提到「我周公孔子之教被洋人敗壞極矣！」繼之以實際的例證，來說明國家的危機：

自大清定鼎以來，未有倡議瓜分之事，自百姓歸附大清以來，未有荼毒不堪之事，自遵周公孔子之教以來，又未有鄙薄綱常倫紀之事。洋人則佔我黑龍江矣！又佔我台灣矣！又佔膠州、登州矣！又佔旅順口矣！沿海沿河沿江之地，無非法英俄德之人，彼猶貪心未足也。哄動我中國無識無知之官吏，餌著我皇上不忠不義之奸臣，始借洋烟以爲款客之厚意，繼借耶穌以爲行善之美名，復借鐵路以爲通商之便利。乃一食洋烟，而強壯之人氣力全消，忠憤之士精神頓滅矣！一入耶穌，而父母祖宗視若讐仇，妻子兒女盡變娼妓矣！一修鐵路，而險阻關津直同大道，秀靈廬墓多爲荒邱矣！（註廿五）

由這些文件的內容，已明顯可以看出，晚清一般知識分子，於外在華傳教一事的疑懼，隨外力侵逼，而日趨加重。至此，已經呈現凌駕其他如義理、教士教民行爲等而上之勢。

(11)

除上述而外，咸同年間太平天國所遺留的影響，仍然具有使一般士大夫疑懼外人傳教目的的作用。太平天國以上帝教立國，其教義主要為剽襲基督教，乃使國人多認為洪秀全等的叛亂，為基督教在華傳教的結果。若干人並認為此與列強之圖謀中國，也有密切的關係。同治元年，湖南衡陽、清泉二縣紳民請求驅逐天主教的公呈之中，追溯天主教的為害中國，自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說起。進而指出，由於他們的宣揚鼓吹，浸至各省各郡邑多建立天主堂，傳習日廣，遂伏危害之根源。至洪楊起而一發難以收拾。公呈中說：

何圖逆夷久慕聖主無外之化，得窺廣州互市之利，猶復包藏禍心，屬饜谿壑，潛至內地，術賺顛蒙，刊市邪說，譟張誣罔，傳教植黨，到處橫行，彝倫攸斁，廉恥頓喪。髮逆因假耶穌名號，揭竿而起，縱橫粵、閩、黔、蜀、江、鄂、皖、豫、齊、陝，流毒半天下，不可收拾矣！至庚申八月之變，普天同憤，而逆夷亦遂明目張胆，連衡勾結，四野騷動，人情洶洶，將不知何所底止。（註廿六）

天主邪教集說更謂：

國初例禁森嚴，傳習者猶不敢畢露醜態。至道光末年，乃有匪徒楊秀清、洪秀全等，奉其教羣起倡亂，竟至蔓延東南，迄周紀不得平息。逆夷偵知中國從教者衆，遂敢于戊午年直破廣東，庚申八月竟犯都門。皇上念切懷柔，俯允通商和議，該夷反敢呈其狂悖，至分其徒于各省州縣，徧傳天主邪教，誑惑愚頑，從者即等奴隸，任其馳驅，為害較前倍烈。……推其用心，直欲盡愚海內人民，假其教以斬絕之。繼將大有為于中國也。（註廿七）

此種看法，不僅在當時深動人心，即於太平天國平定之後，人們仍一直對之難以忘懷。

同治六年，河南南陽府邑紳，為拒斥教士查還城內舊堂與購租房地建立傳教之所，聯名公請驅逐。公呈中說：

粵西髮逆，本係良民，徒以服習其教，久成叛逆。稱天父，稱天兄，不敬神祇，不祀祖攷，跡其言行，無不與彼教吻合。故衡湘被圍，彼教人揚揚得意，並云不入我教，宜犯天誅。（註廿八）

江蘇無錫、金匱兩縣儒學，於太平軍戰事期間被燬。收復之後，官紳籌劃重建，至光緒二年完成。於重建碑記之中，特加指出：

自古世變之生，皆由於人道之不立。……即如粵賊倡亂，謬稱天父，以隱附於泰西天主之教。今賊既滅絕，而彼教方肆行於中國，以惑人心。（註廿九）

光緒八年，廣西潯州府士紳，因反對教士要求在府城購地建堂，由在籍候選知縣高翰等聯名所上的稟文之中，一再強調：「昔年洪逆倡亂，即假天主爲名，受害之家，無不痛心切齒」；「當日洪逆藉教以爲亂，毒痛天下者以此。今日伏戎遺莽，到處設立防軍者亦在此」。（註卅）光緒中期，湖南周漢的「鬼叫該死」，更是一若實有其事的表示：

自道光末年，廣東廣西鬼叫就多。長毛賊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就是鬼叫大頭目，一反就鬧亂遍天下，幾十年才得斬盡殺絕。你們年輕人不曉得長毛反的情形，你們問問老年人看，長毛賊從前發的書是鬼叫不是叻！問問他那書是天父天兄那些猪屁不是叻！問問他不論老少男女都喊兄弟們姊妹們不是叻！……問問他在江南、浙江與官兵打仗，他那羊鎗羊砲那裏來的叻！問問咸豐初年長毛到處反，咸豐九年鬼子就由廣東反進京城，如何兩下齊動手叻！你們問問想想，就曉得鬼王派鬼叫頭來傳叫，無非是煽惑人裏應外合，好謀中國的江山那個奸計了。（註卅一）

從這一類的言論，可以看出若干知識分子因太平天國而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用心的疑懼。誠如拉陶瑞特（Kenneth S. Latourette）所說，這種影響，持續達數十年。（註卅二）

(三)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清楚的看出，在晚清時期，一般知識分子對於基督教在華傳教，始終懷疑其別有用心，恐懼其與列強的侵略行動，有所結合，藉宗教而瓦解精神的固結，甚至造成動亂，以爲外人鯨吞蠶食的先驅。故自同治年間，沈葆楨即言：「通商固利，情尚可容，邪說橫行，神人共憤」；（註卅三）光緒年間，李東沅謂：「通商則漸奪中國之利，傳教則並欲奪華人之心」；（註卅四）張玠云：「西人以通商傳教，耗盡人國。通商以竭人之財，傳教以盡人之志，皆爲中國無窮之害」。（註卅五）但如果究之實際，儘管教會在中國傳教權的取得，係憑藉列強的武力，教士中也不免有人與列強的政府相互利用，使基督教在中國的福音工

作，不幸而滲入了侵略的因素，但無論如何，教會的使命是在拯救靈魂，絕大多數的教士，仍然專力於他們的傳道事業，為配合福音的推廣，他們並從事於開辦學校，翻譯書籍，編印報刊，以傳播新知；倡議禁烟、放足，提高婦女地位，以改良社會風俗；推行醫藥服務，舉辦災害救濟，辦理育嬰、安老等等，以增進社會福利；甚至鼓吹西方民權思想，促進政治改良，各方面都有具體的成就，豈可僅以少數教士之別有用心或行為逾越，而將其根本的傳教目的誤解，而一直抱持憂懼以至於憤恨，並將其對於中國近代化有關的許多重要貢獻，予以忽略或抹殺？至於太平天國的起事，與教會傳教的目的，更是談不上有任何關係，教會既絕無意在中國培育一個「上帝教」，一般教士，也並不認為洪秀全是一個基督教的信徒。洪秀全創立的上帝會，誠然是受到基督教的影響，採取了不少的基督教義及禮儀規範，但他自始至終一直自認為是上帝會的教主，並無意為耶穌基督的門徒。即以太平天國與列強間的關係而言，雖然在其前期英、美兩國曾對之寄予若干的希望與同情，但並未給予實際的幫助，洪秀全等也沒有對此等有利的時機，善加利用，法國方面則自始對之並無好感。至於英法聯軍之後，英、法為了其在中國所獲得的利益，反而給予太平軍許多無情的打擊。而一般知識分子，却竟一直認為太平軍與教會及列強侵華，有密切的關連，於傳統的認真篤實，追求事理的精神，甚不相符。

（本篇為得民國六十一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完成專題之一部分）

附 註

註一 見王之春：國朝柔遠記卷十三頁十四。

註二 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六，上協揆倭良峯中堂書。

註三 同上，卷六，上湘鄉曾侯相書。

註四 「湖南闈省公檄」約作成於同治元年正二月間，於二月中旬傳入江西，旋釀成南昌教案。全文初見於同治元年三月十六日總理衙門收江西巡撫沈葆楨咨（中研院近史所編印「教務檔」第一輯，江西教務）。

註五 蔣敦復：嘯古堂文集卷三頁十五。又，此文曾為人以「曾國藩致威妥瑪書」的標題，譯成英文，刊登於上海的 *The North China Herald*，亦有單張流傳。

註六 薛福成：庸庵文編卷二，上李伯相論西人傳教書。按此文作於同治八年。但直至光緒十六年後，薛氏仍認爲此文之理不可磨滅。其弟

季懷（薛福保，亦爲當時被認爲通達時務之人，早年曾與福成一起爲曾國藩聘入幕府）亦謂：「洋人傳教，是中國一大變局，將來爲害何所底止。其不可不及早禁阻，已無疑義。文止將傳教之禍與當禁之故，暢切言之。雖未能速見施行，後必有用其言者」。

註七 教務檔四川教務，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總署收法國照會及附件。

註八 同上，光緒元年五月二十二日總署收法國師克勤面遞圖說。

註九 同上，廣西教務，光緒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總署收軍機處交出廣西巡撫慶裕抄片。

註十 同上，光緒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總署收廣西巡撫倪文蔚函附委辦潯梧洋務委員補用知府潘汝杰稟。

註十一 同上，光緒八年十月二十日總署收廣西巡撫倪文蔚致總辦吳函。

註十二 文見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hina,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Correspondence, F. O. 228: 986*。

註十三 同上，*F. O. 228: 979*。

註十四 教務檔通行教務，光緒十年十月十七日總署收俄國公使博白傳照會及附廣州主教來函。

註十五 教務檔四川教務，光緒十二年七月十五日總署收四川護理總督游智開文及附件。

註十六 同上。

註十七 文見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hina,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Correspondence, F. O. 228: 961*。

註十八 教務檔山東教務，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總署收法國公使李樞照會附黏單。

註十九 同（註十七），*F. O. 17: 1128*。

註二十 教務檔湖南教務，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總署收德國公使巴蘭德函附件。

註廿一 同上文附件。

註廿二 見民國重修大足縣志卷五·余棟臣傳。

註廿三 *Correspondence From Chung-King, The North China Herald, October 3, 1898*。

註廿四 文見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China,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s, Correspondence, F. O. 228:1096*。

註廿五 同上。

註廿六 此一呈文，未載年月，以其內容推斷，當作於同治元年。原文載「辟邪實錄」中。

註廿七 天主邪教集說爲署名「天下第一傷心人」所編的「辟邪紀實」書中之一篇。

註廿八 教務檄河南教務，同治六年七月初八日總署收河南巡撫李鶴年函附南陽邑紳公呈。

註廿九 同上，浙江教務，光緒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總署收法國公使白羅呢函及附碑記。

註三〇 同上，廣西教務，光緒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總署收廣西巡撫倪文蔚函附辦理潯梧洋務補用知府潘汝杰、潯州府知府延昌會稟。

註卅一 同上，湖南教務，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總署收德國公使巴蘭德函附件。

註卅二 見 Kenneth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p. 299-302。

註卅三 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十三頁七，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總理船政大臣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附條說。

註卅四 李東沅：洋務抉要，論傳教。按此書未見，以其文內容推之，當成於光緒初年。此處係引自葛士濬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一二頁十三。

註卅五 張珩：如何收回利權。此文為上海格致書院課藝。載王韜編：格致書院課藝（光緒十四年戊子）頁二十七—三十。按格致書院目的在介紹西方科學技術與一般實用之學。其創辦人為若干外國教士與外交官員，及中國從事洋務事業之知識分子。王韜自光緒十一年任該院監

院，十三年任山長，直迄甲午戰後。